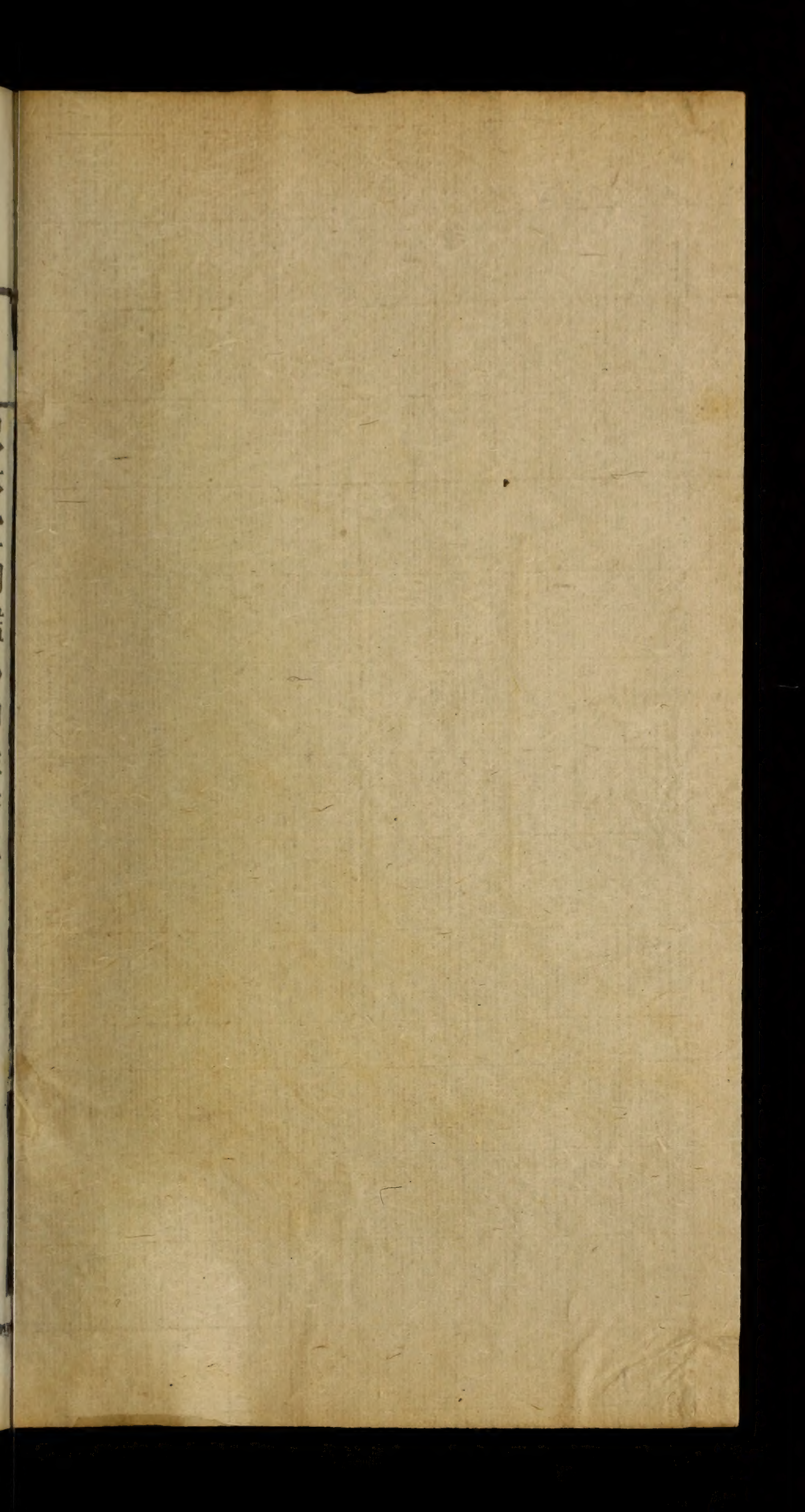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五五

周之炯靜專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唐紀

德宗皇帝

綱 戊辰。四年。春。二月。以諸道稅外錢帛輸大盈庫。綱 夏。四月。更命殿前射生見五一卷二四曰神威軍。目 左右羽林。龍武。神武。神策。神威。凡十軍。綱 六月。徵陽城爲諫

李泌薦陽城

議大夫【書法】陽城何以不書處士城以學行著聞既曰著聞則非終隱者矣是以書法如此【目】城夏縣今山西平陽府夏縣人以學行著聞隱居柳谷質實云未詳處所李泌薦之

【綱】冬十月回紇來迎公主仍請改號回鶻鶻入聲見四二卷末

【綱】十一月冊回鶻長壽天親可汗見五一卷七以咸安公主歸之

【綱】己巳五年春二月以董晉竇參同平章事【目】李泌自陳衰老乞更除一相上曰朕深知卿勞苦但未得其人耳因從容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泌曰此乃杞之所以爲姦邪

惟君相不可言命。君相所以造命

也。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德宗年號之亂乎。上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見五三卷九此蓋天命。非杞所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既而泌薦竇參通敏。可兼度支見五一卷二三。鹽鐵董晉方正。可處門下上皆以爲不可。泌疾甚。復薦二人。上遂相之。參爲人剛果陗直。無學術。多權數。每奏事。諸相出。參獨居後。以奏度支事爲辭。實專大政。多引親黨。置要地使爲耳

鄴侯以竇董自代

且董晉充位而已。然晉為人重慎。所言於上前者。未嘗泄於人。子弟或問之。晉曰。欲知宰相能否。視天下安危。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

致堂胡氏曰。李鄴侯知慮過人。而以竇董自代。豈故擇不如己者以自顯乎。抑誠不知也。當是時。忠言深計。煒煒著見。孰居陸贄之先。舍贄而引參。何也。晉在位五年。君德國政。猶前日耳。其言以天下安危視宰相賢否則是。而以謀議於君前為不足道則非。謀議固安危之本也。苟一無所謀議。安知所行者何事邪。是直大言以蓋其循默充位之咎耳。

綱 三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鄴侯李泌卒。鄴。業。今河南彰德府臨漳縣。

目 泌有謀略。而好談神僊詭誕。故為世所輕。

陸贄乃天民

喜鵲

【綱】辛未七年。秋。八月。以陸贄為兵部侍郎。解內職。【目】竇參惡之也。

致堂胡氏曰。陸贄自李泌相後。不復諫說。豈帝訪問之遺歟。以愚度之。正謂長源周旋三帝間。已為後進嫌。有爭能之意耳。或問陸贄何如人也。曰其孟子所謂有社稷臣者歟。不然。道合則從。不合則去。乃天民矣。【註】長源李泌字。

【綱】壬申八年。夏。四月。賜諫議大夫吳通玄死。貶竇參為柳州今廣西柳州府別駕。【目】竇參每遷除。多與族子給事中申議之。申招權受賂。時人謂之喜鵲。上頗聞之。申恐陸贄進用。陰與諫議大夫吳通玄作謗書以傾贄

陸贄論臺省長官舉屬吏

上察知之。貶參。賜通玄死。綱以趙憬陸贄同平章事。

目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著其名於詔書。異日考其殿顛去最。并以升黜舉者。詔行之。未幾。或言於上曰。諸司所舉皆有情故。不得實才。上密諭贄。自今除改。卿宜自擇。勿任諸司。贄上奏曰。今之宰相。則往日之臺省長官。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豈有爲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其惑甚矣。蓋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

佐僚將務得人。無易於此。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往者則天武后欲收人心。進用不次。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然則則天舉用之法。雖傷易而得人。陛下愼簡之規。則太精而失士矣。上竟追前詔不行。

致堂胡氏曰。陸相所請。簡而易用。要而易守。德宗既已聽之。文沮於讒言。贄雖再三辨理。終不見聽。是宰相不得行其職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尚當求去。況宰相乎。

綱 平盧見五三卷十七節度使李納卒。目 軍中推其子師古知留後。

綱 秋。七月。以司農少卿裴延齡判度支事。目

陸贄請以李巽權判度支。見上。上許之。既而復欲用延齡。贄言度支準平萬貨。刻急則生患。寬假則容姦。延齡。誕妄小人。用之恐傷聖鑒。上不從。

致堂胡氏曰。德宗與邪而棄正。惡直而喜讒。舍佞而悅諛。多疑而與誕。裴延齡兼是四惡。故得行其說。惜乎陸贄論之不詳。去之不力也。過是則姤陰日進。陽道將剝。不可遏。隱論之詳。去之力。猶不行焉。奉身而退可也。而贄猶隱忍以居位。再失之矣。【音註】姤剝俱易卦名。

【綱】天下四十餘州大水。【目】溺死者三萬餘人。

【綱】八月。遣使宣撫諸道。【書法】太宗之世。水四十餘州矣。不書大。此其書大何。無不大也。延齡大用。小人之陰盛矣。【目】陸贄以大水請遣使賑撫。上曰。聞所損殊

秦穆救晉饑

必即議優恤。恐生姦欺。贄奏曰。流俗之弊。多徇諂諛。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制備失所。恆病於斯。且今遣使巡撫。所貴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乎。上曰。淮西見上卷二三。貢賦既闕。不必遣也。贄曰。陛下息師含垢。宥彼渠魁。惟茲下人。所宜矜恤。昔秦晉饑。穆公猶救其饑。左傳。僖公十三年。晉饑。惠公使乞糴于秦。秦穆公謂百里奚。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而況帝王懷柔萬邦。惟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乃遣中書舍人奚陟等宣撫諸道。

敬輿眞洙泗之徒

致堂胡氏曰自漢初有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之說凡尚詐謀爭功利者率用之終亦自蹈其患則未有知反其說如陸相之言者嗟乎無我負人推而大之忠恕之道也寧人負我守而固也知命之事也敬輿之學其眞洙泗之徒歟【音註】敬輿陸贄字

【綱】九月減江淮運米令京兆邊鎮和糴 時關輔屢豐江淮水潦陸贄請糴運米以濟江淮和糴以足邊儲詔行其策邊備浸充【綱】冬十一月貶姜公輔為吉州別駕 今江西吉安府【目】姜公輔久不遷官詣陸贄求遷贄密語 去聲 之曰聞竇相 竇參 奏擬上有怒公之言公輔懼請為道士上問其故公輔不敢泄贄語以聞參言為對上怒貶公輔遣中使責參

【綱】癸酉九年。春正月。初稅茶。【書法】書初何。譏始也。德宗作俑害民之事。屢見疊出。綱目於是三志其始焉。是故作兩稅法書始。行間架除陌錢書初。立稅茶法書初。皆罪其始爲民害也。【目】凡州縣產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值什稅一。從鹽鐵使張滂之請也。滂又奏稅錢別貯。俟有水旱。代民田稅。自是歲收錢四十萬緡。民未嘗以救水旱也。【綱】三月。貶竇參爲驩州司馬。尋賜死。【目】初竇參惡李巽。出爲常州今江南常州府刺史。及參貶見上三汴州今河南開封府節度使劉士寧遺去聲參絹五十匹。巽奏參交結藩鎮。上大怒。欲殺參。陸贄曰。劉晏之死見五三卷九下

陸贄以道默怨

罪不明白。奎使叛臣得以爲辭 見五三卷十四。參之貪縱天下共知。至於潛懷異圖。事跡曖昧。若遽加重辟。關駭動不細。乃更貶參驩州 今安南國交州安府驩州 司馬。時宦官恨參尤深。謗毀不已。竟賜死於路。竇申杖殺

致堂胡氏曰。世傳陸贄與有憾於竇參。擠而殺之。其說甚怪。此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者也。以其言觀之有是邪。孔子有言。以德報怨。何以報德。以德報德。以直報怨。贄於參。非以德報怨也。以直行事耳。使參有死罪。贄佐天子用刑賞稱物平施可也。貪不報之名。取忘怨之美。宜死而生之。又安得爲直乎。

[音註] 易謙卦。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謂稱物之宜而平其施也。

[綱] 夏五月。以趙憬爲門下侍郎。與賈耽盧邁同平章

騏驥與駑駘並駕

置欠負耗賸染練等

事。【綱】秋七月詔宰相迭秉筆以處政事。【目】賈耽陸贄趙憬盧邁爲相。百官白事更讓不言。乃奏請依至德故事。宰相迭秉筆。旬日一易。（肅宗至德元載。令宰相分直政事。秉筆承旨。旬日而更。）詔從之。其後日一易之。

遂昌尹氏曰。宰相頗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昔人嘗有是言矣。是時如賈耽趙憬盧邁。皆無足言。獨陸贄才德俱優。使德宗果欲經綸庶務。則一贄足任其責。必若用贄而參以羣庸。是猶以騏驥與駑駘並駕耳。贄於此時。已宜遠引。何待既逐而後去哉。書詔宰相迭秉筆以處政事。而可以得行其志乎。此君子所以不爲德宗惜。而爲陸贄惜也。

【綱】置欠負耗（耗本字）賸（剩本字）染練庫。（從戶部侍郎裴延齡之謀也。）

【綱】

厚

陸贄奏論備邊六失

八月。太尉中書令西平[見十六上卷]忠武王李晟卒。

致堂胡氏曰。晟非特良將。乃賢相也。德宗置之閒處七年而死。向使陪侍廟堂。參斷國政。至於七年。其有益於國。可勝歎哉。

[綱] 甲戌十年。夏六月。昭義[見十一上卷]節度使李抱眞卒。以都虞候王延貴為節度使。賜名虔休。

[綱] 冬。十二月。陸贄罷為太子賓客。

[目] 陸贄為相。奏論備邊六失。以為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上雖不能盡從。心甚重之。贄又以郊赦已近半年。而竄謫者尚未霑恩。乃為三狀擬進。上以所擬

超越不從贄曰王者待人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忌斥遠以儆其不恪甄貞明也恕以勉其自新行法而暫使左遷念材而漸加進敘人知復用誰不增脩如其貶黜便謂姦兇恆處防閑長從擯棄則悔過者無由自補蘊才者終不見伸凡人之情窮則思變含悽貪亂或起於茲矣上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無大小必自選用一經譴責終身不收好以辯給取人不得敦實之士贄又諫曰登進以懋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故能使黜退者克勵

謂遲州

以求復登進者警飭以恪居。上無滯疑下無嚚怨又曰。明王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由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上不聽○上欲脩神龍寺裴延齡奏同州(今陝西西安府同州)有木數千株皆可八十尺上曰開元天寶(俱玄宗年號)間求美材於近畿猶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對曰天生珍材固待聖君乃出開元天寶何從得之又奏簡閱左藏於糞土中得銀十三萬兩

雜貨百萬有餘，請入雜庫以供別支。太府少卿韋少華抗表稱皆月中見在之物，請加推驗，上不許。延齡由是恣爲詭譎，處之不疑。上亦頗知其誕妄，但以其好詆毁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羣臣畏之，莫敢言。惟鹽鐵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銛。纖以職事相關，時證其妄，而贄獨以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上不悅，待延齡益厚。贄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大銳，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無所恤。延齡日短贄於上，趙憬密以贄所譏

評

彈延齡事告之。故延齡益得以爲言。上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贄。贄與憬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奸邪。上怒形於色。憬默而無言。遂罷贄爲太子賓客。

【綱】乙亥。十一年。夏四月。貶陸贄爲忠州別駕。【目】裴延齡譖李充、張滂、李銛黨於陸贄。會旱。延齡奏言贄等失勢怨望。言天旱民流。度支（見上四）多欠諸軍芻糧。動搖衆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上獵苑中。適有軍士訴度支不給馬芻。上意延齡言爲信。遽還宮。貶贄爲忠州（見二三卷八）別駕。充、滂、銛皆爲諸州長史。

韓愈爭臣論

陽城等守延英門上疏

初陽城自處士徵爲諫議大夫。拜官不辭。人皆想望風采。曰。城必諫諍死職下。及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天子益厭之。而城方與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爲虛得名耳。前進士韓愈作爭臣論以譏之。城亦不以屑意。及陸贄等坐貶。上怒未解。中外惴恐以爲罪且不測。無敢救者。城聞。帥拾遺王仲舒。補闕熊執易。崔邠等。守去聲延英殿名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上大怒。欲罪之。太子爲去聲營救乃解。令宰相諭遣之。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閤。蛤趣往大言

張萬福名重天下
陽城欲壞白麻
陽城有待而爲

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徧拜城等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爲相當取白麻（唐制封王拜相用白麻紙寫制）壞之慟哭於延李繁者泌之子也城盡數上延齡過惡欲密論之使繁繕寫繁徑以告延齡延齡先詣上一一自解疏入上以爲妄不之省

華陽范氏曰論者或譏城以在職久而不言贊君不臣則無所成其名矣是不然城有待而爲者也過裴延齡爲相救陸贊將死終身廢放死無所憾自古處士之有益於國如城者鮮矣後世猶責之無已其不成人之美亦甚哉

鄭絪諫宦官降麻

綱 秋七月以陽城爲國子司業 目 坐言裴延齡故也

綱 八月司徒侍中北平今直隸永平府莊武王馬燧卒

綱 丙子十二年夏六月以竇文瑒唱霍僊鳴爲護軍中尉 目 初上置六統軍視比也六尚書以處罷鎮者相承用麻紙寫制至是文瑒諷宰相比統軍降麻翰林學士鄭絪因奏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不識陛下特以寵文瑒邪遂爲著令也上乃謂文瑒曰朕今用爾不謂無私若復降麻天下必謂爾脅我爲之矣文瑒叩頭謝遂焚之謂絪曰宰相不能違拒中人宦官

稅外方圓

月進日進

也。朕得卿言。方寤耳。[綱]以嚴綬爲刑部員外郎。[目]初上以奉天（見五三卷二七）窘乏。故還宮以來。專意聚斂。藩鎮多以進奉市恩。皆云稅外方圓。（謂於常稅之外或方或圓宛轉設法所致）亦云用度羨餘。其實或增斂百姓。或減刻吏祿。或販鬻蔬果。往往自入。所進纔什一二。李兼（江西節度使）在江西（治江西南昌府）有月進。韋皋（西川節度使）在西川（治四川成都府）有日進。其後常州（見上六）刺史裴肅以進奉遷浙東（治浙江紹興府）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宣歙（見五三卷十二）判官嚴綬掌留務。竭府庫以進奉。徵爲刑部員外郎。幕僚（見上卷七）進

奉自綏始。[綱]秋。八月。趙憬卒。[綱]九月。裴延齡卒。[目]中外相賀。上獨悼惜之[綱]冬。十月。以崔損趙宗儒同平章事。[目]損嘗爲裴延齡所薦。故用之[綱]十一月以韋渠牟爲諫議大夫。[目]上自陸贄貶官。尤不任宰相。自縣令以上。皆自選用。中書行文書而已。然深居禁中。所取信者。裴延齡。禮部尚書李齊運。司農卿李實。翰林學士韋執誼及渠牟。皆權傾宰相。趨附盈門

[綱]丁丑。十三年。冬。十二月。以宦者爲宮市使。[目]先是宮中市外間物。令官吏主之。隨給其直。比歲連年也

以宦者為使。謂之宮市。置白望。白晝街市之中以左右望故稱數百人。抑買人物。以紅紫染故衣敗繒。情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脚價錢。名為宮市。其實奪之。徐州今江南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具奏之。上以問判度支見上四蘇弁。便弁希宦者意。對曰京師遊手萬家。無土著見十四卷二生業。仰宮市取給。上信之。故凡言宮市者皆不聽。

【綱】以姚南仲為義成治直隸大名府滑縣節度使

【綱】戊寅。十四年。秋。七月。趙宗儒罷。以鄭餘慶同平章事。

【綱】九月。以于頔狄為山南東道治湖廣襄陽府節度使

【綱】

陽城治民如治家撫字心勞徵科政拙

吳少誠見上卷二三叛侵壽州今江南鳳陽府壽州〔綱〕貶陽城為道州刺史〔目〕太學生薛約師事司業陽城坐言事徙連州今廣東廣州府連州城送之郊外貶道州今湖廣永州府道州刺史城治民如治家賦稅不登觀察使數加誚讓城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城自繫獄判官大驚馳謁之城不復歸判官辭去遣他判官往案之判官乃載妻子行中道逸去

〔綱〕己卯十五年秋八月詔削奪吳少誠官爵令諸道進兵討之〔綱〕冬十二月中書令咸寧今陝西西安府咸寧縣王

渾瑊卒。謚忠武。

【綱】庚辰十六年。春二月。以韓全義爲蔡州（今河南汝寧府。淮西節度治也。）招討使。（統諸軍討吳少誠十七道兵皆受節度。）【綱】夏四月。姚南仲入朝。【目】義成（見上）監軍薛盈珍有寵。欲奪節度使姚南仲軍政。南仲不從。由是有隙。屢毀南仲於上。上疑之徵盈珍入朝。南仲亦請入朝待罪。上召見問曰。盈珍擾卿邪。對曰。盈珍不擾臣。但亂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輩。何可勝（升）數。上雖使羊杜（羊祜。杜預。見二九卷二七）復生。亦不能行愷悌之政。成攻取之功也。上默然。竟不罪

盈珍仍使掌機密。綱五月于頔奏貶元洪爲吉州長史。目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見上 因討淮西。大募戰士。繕甲厲兵。聚斂貨財。有據漢南之志。誣鄧州今河南南陽府鄧州刺史元洪贓罪上。爲去聲之流端州。今廣東肇慶府 頔復奏洪責太重。上復以洪爲吉州五。見上 長史。又怒判官薛正倫奏貶之。比敕下。頔怒已解。復奏留爲判官。上一一從之。綱徐見上 十二 泗今江南鳳陽府泗州 濠濠州即鳳陽府 節度使張建封卒。綱以張愔爲徐州團練使。目張愔建封子 表求旄節。朝廷不許。加淮南今江南揚州府 節度使杜佑兼徐

杜佑素重李藩

李藩儀度安雅

濠節度使使討之前鋒濟淮而敗佑不敢進朝廷不得已除愔團練使後名其軍曰武寧以愔爲節度使

【綱】以李藩爲祕書郎【目】初張建封之疾病也濠州刺史杜兼陰圖代之疾驅至府幕僚李藩曰僕射疾危如此公宜在州防遏來欲何爲不速去當奏之兼錯愕徑歸及是兼誣奏藩搖動軍情上大怒密詔杜佑殺之佑素重藩出詔示之藩神色不變佑曰吾已密論用百口保君矣上猶疑之召藩詣長安望見其儀度安雅乃曰此豈爲惡者邪即除祕書郎

【綱】秋七

月。吳少誠襲韓全義於五樓。質實云未詳處所。全義大敗。走保陳州。今河南開封府陳州。

綱九月。貶鄭餘慶為郴州司馬。見九卷四。

目餘慶與戶部侍郎于頔不素善。頔所奏事。餘慶多勸上從之。上以為朋比。貶之。

綱以齊抗同平章事。

綱冬。十月。赦吳少誠。復其官爵。

綱癸未。十九年。春。三月。以杜佑同平章事。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齊抗罷。冬。十月。崔損卒。十二月。以高郢鄭珣瑜同平章事。

綱貶韓愈為陽山令。今廣東廣州府陽山縣。

目京兆尹李實務徵求以給進奉。言於

韓愈諫徵稅坐貶

上曰。今歲雖旱而禾苗甚美。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麥苗以輸官。監察御史韓愈言京畿百姓窮困。今年稅物徵未得者。請俟來年。遂坐貶。

綱　甲申。二十年。秋九月。太子有疾。書法　太子疾不書。此其書何。危之也。於是上春秋高。太子瘖疾。非小憂也。而未聞有處焉。是故閒有事不書。郎書帝崩。所以甚危之也。

目　初翰林待詔見四九卷三三王伾善書。王叔文善棊。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叔文詭譎多詐。自言讀書知治道。太子嘗與諸侍讀論及宮市見上事。曰。寡人方欲極言之。衆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太子目留叔文。謂

曰。向者君獨無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太子職當視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伾相依附。因言某可爲相。某可爲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葉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爲死友。而凌準。程异。異等又因其黨以進。日與遊處。蹤跡詭祕。莫有知其端者。

順宗皇帝 名誦。德宗太子。在位八月。傳位太子。自稱太上皇。未幾崩。壽四十六歲。帝不幸瘖疾

疾。奸邪肆志。而能委政冢嗣。以安社稷。亦足爲賢矣。

綱 乙酉。二十一年。順宗皇帝永貞元年。春正月。帝崩。太子即位。

目 正月朔。諸王親戚入賀。太子獨以疾不能來。上涕泣悲歎。由是得疾。帝崩。倉猝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等草遺詔。宦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尚未定。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冢嫡。中外屬祝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下見不然。必大亂。絪等從而和之。議始定。太子知人心憂疑。力疾出九仙門。召見諸軍使。京師粗安。明日。即位。時順宗以風疾失音。宦官李忠言

昭容（婦官名九嬪之一）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王伾召叔文坐翰林中使決事。伾入言於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

【綱】以韋執誼同平章事。

【目】王叔文專國政。首引執誼為相。已用事於中。與相唱和。

【綱】以王伾為左散騎常侍。王叔文為翰林學士。

【目】伾寢陋（貌醜也）吳語（伾浙江杭州人故吳語）上所褻狎。而叔文頗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以伾為散騎常侍。仍待詔翰林。叔文為學士。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於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韓泰。柳宗元。劉禹

五坊小兒

錫等來聽謀議汲汲如狂互相推奬僩(閑上聲)然(寬大貌)自得以爲伊周管葛(伊尹周公管仲諸葛亮)復出也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其門晝夜車馬如市

綱　大赦罷進奉宮市五坊小兒

目　先是鹽鐵月進羨餘經入益少五坊(鵰坊鶻坊鷂坊鷹坊狗坊鵰音貂鶻音魂入聲鷂音耀)小兒張捕鳥雀於閭里者皆爲暴橫以取人錢物至有張羅網於門或張井上近之輒曰汝驚供奉鳥雀即痛毆之出錢物求謝乃去上在東宮知其弊故即位首禁之

綱　以王伾爲翰林學士

綱　追陸贄陽城赴京師

未至卒。【書法】未至卒何惜之也【目】德宗之末。十年無赦。羣臣以微譴逐者。不復敘用。至是始得量移。移徙也謂得罪遠斥者遇赦則量徙近地追陸贄見上九陽城見上十三赴京師。二人皆未聞追詔而卒。贄之秉政也。貶李吉甫爲明州今浙江寧波府長史。及贄貶。吉甫徙刺忠州。贄門人以爲憂。而吉甫忻同欣然以宰相禮事之。贄遂與深交。吉甫。栖筠見五卷二十三之子也。西川見上十一節度使韋皋屢表請以贄自代。不從。

【綱】以杜佑爲度支見上二等使。王叔文爲副使。【目】先是叔文與其黨謀得國賦在手。則可以結諸用事人。取

軍士心。以固其權。又懼人心不服。藉杜佑雅有會（膾）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自除為副以專之。叔文不以簿書為意。日夜與其黨屏（丙）人竊語。人莫測其所為。

【綱】立廣陵王純為皇太子。

【目】初上疾久不愈。中外危懼。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黨欲專大權。惡聞之。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等。疾叔文等。乃啓上召學士鄭絪等入草制。時牛昭容輩以廣陵（今江南揚州府）王淳英睿。（胃）惡之。絪不復請書紙為立嫡以長字呈上。上頷（撼。點頭以應也）之。乃立淳

王叔文獨有憂色

杜黃裳怒韋執誼

爲太子。更名純。百官覩太子儀表。大喜相賀。有感泣者。而叔文獨有憂色。先是杜黃裳爲裴延齡所惡。留滯臺閣。十年不遷。及其壻韋執誼爲相。始遷太常卿。黃裳勸執誼帥羣臣請太子監國。執誼驚曰。丈人甫得一官。奈何啓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得以一官相買乎。拂衣起出。至是執誼恐太子不悅。故以陸質爲侍讀。使潛伺太子意。且解之。太子怒曰。陛下命先生爲寡人講經義耳。何爲預他事。質懼而出。質卽淳也。避太子名改之。

陸淳有功於春秋

賈躭鄭珣瑜病不視事

致堂胡氏曰。陸淳有功於春秋。而名在八司馬之冠。一何悖哉。蓋窮經旨而不歸之理義。則經必不明。索理義而不歸之於心。則理必不得。心不得理。則心也。理也。經也。猶風馬牛之不相及也。然太子所謂講經何預他事。亦失言也。善講經義者。必以今世之事參之。然後其合否可斷。惟淳學不治心。心不正。是罔知所對耳。【音註】陸淳字伯沖。爲春秋師。事趙匡啖助。盡傳二家之學。門人以其能文聖人之書。通於後世。私議曰文通先生。八司馬。劉禹錫。程异。陳諫。柳宗元。韓泰。韓曄。凌準。韋執誼。八人皆附王叔文者。叔文敗。皆貶爲遠州司馬。故云。

【綱】○賈躭○鄭珣瑜病不視事。惡王叔文也。

【綱】夏。六月。韋臯表請太子監國。【書法】表請太子監國多矣。不書。此其書何。美臯也。於是朝臣皆黨叔文。無能言者。臯以西川遠鎮。獨表請焉。唐之不危。韋臯力也。特書予之。

【目】韋臯上表曰。陛下

韋皋上太子箋

哀毀成疾。請權令太子親監庶政。俟皇躬痊愈。復歸春宮。（即東宮）又上太子牋曰。聖上亮陰（庵。天子居喪之次）。不言。委政臣下。而所付非人。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之徒。輒當重任。墮（揮）紊紀綱。樹置心腹。恐危家邦。願殿下即日奏聞。斥逐羣小。使政出人主。則四方獲安。俄而荊南（今湖廣荊州府）裴均。河東（今山西太原府）嚴綬。（貞元十六年。綬為河東行軍司馬）牋表繼至。意與皋同。中外皆倚以為援。而邪黨震懼。

【綱】秋。七月。太子監國。　以杜黃裳袁滋同平章事。鄭珣瑜高郢罷。【綱】八月。帝傳位于太子。自號太上皇。

憲宗却獻

所寶惟賢

王伾爲開州[今四川夔州府開縣]司馬。叔文爲渝州[今四川重慶府]司戶。目伾尋病死。明年賜叔文死。綱太子卽位。目憲宗初卽位。昇平[見五二卷十八]公主獻女口。上曰。上皇不受獻。朕何敢違。遂却之。荆南獻毛龜。上曰。朕所寶惟賢。嘉禾神芝。皆虛美耳。所以春秋不書祥瑞。自今勿復以聞。珍禽奇獸。亦毋得獻。綱南康[今江西南安府南康縣]忠武王韋臯卒。書法[書藩鎭卒。書某節度使。恒也。此其不書西川節度何。不以韋臯夷於諸鎭也。臯在遠藩。憂及社稷。表請太子監國。豈他鎭比哉。綱目書爵書謚。所以深嘉之也。]綱以袁滋爲西川節度使。目西川上[見]節度副使劉闢自爲留後。表求

朗州江漲

日曆之名始此

節鉞。朝廷不許。以滋爲節度使。徵闢爲給事中。[綱]朗州。今湖廣常德府。江漲。障。水泛溢也。[目]流萬餘家。[綱]以鄭餘慶同平章事。[綱]始令史官撰日曆。[目]從監脩國史韋執誼之請也。[書法]書志。時相之姦也。日曆云者。猶起草云爾。而刪潤之。筆盡在監脩矣。故特書。始周武氏書撰時政記。此書撰日曆。同[音]時政記。見四撤也。○日曆之名。始見於此。[註]六卷二八。[綱]貶韓泰。韓曄。柳宗元。劉禹錫。爲諸州刺史。冬十月。賈耽卒。[綱]葬崇陵。在西安府涇陽縣嵯峨山。[綱]貶韋執誼爲崖州今廣東瓊州府。司戶。[綱]貶袁滋爲吉州見上五。刺史。[目]劉闢不受徵阻兵自守。滋畏其強。不敢進。上怒。貶之。[綱]以武元衡

爲御史中丞。[細]再貶韓泰等。及陳諫。凌準。程异。爲諸州司馬。[書法]再貶多矣。未有書再者。書再貶。快之也。[綱]十二月。以劉闢爲西川見上節度副使。韋丹爲東川節度使。[目]上以初即位。力未能討劉闢。故因而授之。諫議大夫韋丹上疏曰。令釋闢不誅。則朝廷可以指臂而使者。惟兩京耳。此外。誰不爲叛。上善其言。以丹鎮東川。今四川潼川州。[綱]以鄭絪同平章事。

憲宗皇帝　初名淳。更名純。順宗太子。在位十五年。爲宦者陳弘志所弑。壽四十三歲。○帝剛明果斷。志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惑羣議。卒收成功。唐之威令。幾於復振。足。爲中興之主。及其晚節

我頸豈汝砥石

信用非人不終其業惜哉

綱 丙戌憲宗皇帝元和元年春正月太上皇崩 綱 劉闢反命神策 見上 行營節度使高崇文將兵討之 目

闢既得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 西川東川漢川 漢川今陝西漢中 府上不許闢遂發兵圍梓州 即東川 見上 推官林蘊力諫闢闢怒將斬之陰戒行刑者使不殺但數 礪刃於其頸欲使屈服而赦之蘊叱之曰豎子當斬即斬我頸豈汝砥 紙 石邪闢曰忠烈士也乃黜之上欲討闢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爲蜀 今四川成都府 西川節度治也

杜黃裳料劉闢易取

杜黃裳薦高崇文

高崇文平蜀

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闢狂戇愚也書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上從之。翰林學士李吉甫亦勸上討蜀。上由是器之。乃削闢官爵。詔崇文與兵馬使李元奕。河南西道嚴礪。討之。時崇文屯長武城。質實云未詳處所。練卒五千。常如寇至。受詔卽行。器械糗糧。一無所闕。軍士有食於逆旅。客舍折人匙時筯任者。崇文斬以徇。劉闢陷梓州。執東川節度使李康。崇文引兵趣梓州。闢歸康以求自雪。崇文以康敗軍。

杜黃裳請裁制藩鎭

失守斬之。初上與杜黃裳論及藩鎭。黃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爲姑息。也苟安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未嘗出朝廷之意。陛下必欲振舉綱紀。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鎭。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爲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河南河北。皆黃裳啓之也。○上嘗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垂拱無爲。何爲而可。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固不可自暇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敘。苟愼選賢才而委任之。有

功則賞有罪則刑則誰不盡力明主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此虞舜所以無爲而治者也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

衡石程書

衡石程書秦始皇本紀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注衡稱衡也石百二十斤言表箋奏請稱取一石日夜有程期不滿不得休息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見二八卷十一隋文帝衛士傳餐見四三卷十四皆無補當時取譏後世所務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乎上深然之

【綱】夏四月以高崇文爲東川節度副使

【目】韋丹至漢中見上

表言高崇文客軍遠鬬。無所資。若與梓州。上。見拙。綴聯也。其士心。必能有功。故有是命。[綱]策試制舉之士。[目]於是元稹軫獨孤郁白居易蕭俛勉沈傳師出焉

致堂胡氏曰。制策亦以空言取人。然其來最古。得人亦多。至於末流。應科者既未必英才。而發問之目。往往摘抉細隱。窮所難知。務求博洽之士。而直言極諫之風替矣。要必深諳中外。精求多聞有學行者。勿令先獻所業。召至殿庭。而親策以當世之急務。其言可采。則就加任使。則儲備之本。不由於簸揚淘汰。而歷家峽多士之實用矣。[音]簸揚淘汰見[註]四二卷十四

[綱]以李巽爲度支見上十八鹽鐵轉運使。[目]杜佑請解鹽鐵。擧巽自代。自劉晏見五三卷四。之後。居職者莫能繼之

元稹請納諫

巽掌使一年。征課所入。類晏之多。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萬緡。(見同上)

【綱】以元稹獨孤郁蕭俛爲拾遺。【目】稹上疏曰。自古人主卽位之初。必有敢言之士。苟受而賞之。則君子樂行其道。競爲忠讜。(黨)小人亦貪得其利。不爲回邪。如是。則上下之志通。幽遠之情達。欲無理得乎。苟拒而罪之。則君子括囊(言結囊口而不出也。易坤卦四爻括囊。无咎。无譽)以保身。小人迎合以竊位。十步之事。皆可欺也。欲無亂得乎。昔太宗初卽位。孫伏伽以小事諫。太宗厚賞之。(見四十二卷三)故當時言事者。惟患不深

切。未嘗以觸忌諱爲憂也。陛下踐祚。今已周歲。未聞有受伏閣之賞者。臣等備位諫列。猶且彌年不得召見。而況疎遠之臣乎。因條奏請次對百官。（百官以次進對。）復正牙（同衙。正殿也。）奏事。禁非時貢獻等十事。又勸上以伍文（王伾王叔文。）爲戒。早擇脩正之士。輔導諸子。上頗嘉納其言。時召見之。【綱】鄭餘慶罷。○尊太上皇后爲皇太后。【綱】六月。高崇文破鹿頭關。（在成都府德陽縣。）連戰皆捷。【綱】秋七月。葬豐陵。（在西安府富平縣金甕山。）【綱】八月。平盧（見上四。）節度使李師古卒。【目】師古薨。判官高沐李公度奉師古異

高崇文平蜀

母弟師道以爲帥。奉表京師。杜黃裳請乘其未服而分之。上以劉闢未平。以師道爲留後。

綱 九月。高崇文克成都。擒劉闢送京師斬之。

目 高崇文又敗劉闢之衆於鹿頭關。河東（今山西太原府）將阿跌光顏將兵會崇文於行營。愆期一日。懼誅。欲深入自贖。軍於鹿頭之西。斷（短）其糧道。於是綿江（在成都府漢州）鹿頭諸將皆以城降。崇文遂長驅直指成都克之。闢奔吐蕃。（見上卷）崇文使高霞寓追擒之。遂入成都。屯於通衢。市肆不驚。秋毫無犯。檻（同艦。音咸上聲。載囚車也）闢送京師。斬其大將邢泚。

高崇文不獻二妾

妻（上聲）餘無所問。命軍府事一遵韋南康（見上二十）故事。從容指撝。（撝音揮）一境皆平。闢有二妾皆殊色。監軍請獻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凶豎。汝當以撫百姓為先。遽獻婦人以求媚。豈天子之意邪。崇文義不為此。乃以配將吏之無妻者。杜黃裳建議征蜀。指授方略。皆懸合事宜。及蜀平。宰相入賀。上目黃裳曰。卿之功也。闢至長安。并族黨悉誅之。【綱】徵少室山人李渤為左拾遺。少室，山名，在河南河南府登封縣嵩山中。嵩山即中嶽。其山三尖峯，東曰太室，西曰少室，嵩其總名。謂之室者，以其下各有石室也。【書法】於是徵渤不至。不書不至何。譏渤也。以帝為可與言歟。不當不至。不

憲宗崇信異端始此

至矣。是不可言也。而朝政得失。輒奏論之。然則雖不至。猶至也。綱目不書不至。書爲拾遺。其意微矣。[目]

渤辭疾不至。然朝政有得失。輒附奏陳論。[綱]冬。十月。

以高崇文爲西川見上節度使。柳晟爲山南西道治陝西漢中府節度使。[綱]十一月。以吐突承璀催上聲○宦者爲左神策見上一中尉。[綱]回鶻見同上入貢。[書法]夷狄入貢不悉書。此何以書。始以摩尼至也。於是置寺處之。憲宗崇信異端之惑始於此矣。故特書之。[目]始以摩尼浮屠道人之稱回鶻臣也偕來。置寺處之。

[綱]丁亥。二年。春正月。杜黃裳罷爲河中今山西平陽府蒲州節度使[目]黃裳有經濟大略。而不脩小節。故不得久在

相位。[綱]以武元衡李吉甫同平章事。[目]吉甫謂中書舍人裴垍(忌)曰。吉甫流落江淮。踰五十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有精鑒。願悉爲(去聲)我言之。垍取筆疏(去聲)三十餘人。數月之閒。選用略盡。當時翕然稱吉甫爲得人。

致堂胡氏曰。李吉甫不得在端亮之列。然於陸敬輿能忘纖芥之憾。於裴垍能輸訪問之悃。此國君子之高致也。知人之明。雖在裴垍。得人之譽乃歸吉甫。誠幸是道而不變。其相業可少訾邪。[音註]訾音咨。敬輿陸贄字。忘憾見上十八。

[綱]夏。四月。李錡(奇)反。制削官爵屬籍。發諸道兵討之

目夏（去年三月夏綏留後楊惠琳拒命討斬之。夏今陝西寧夏衞。綏今陝西延安府綏德州。）蜀劉闢既平。藩鎮惕息。鎮海節度（見上卷二六）使李錡不自安。求入朝。上許之。錡實無行意。屢遷行期。稱疾。請至歲暮。武元衡曰。錡求朝得朝。求止得止。將何以令四海。上以爲然。下詔徵之。錡計窮。遂謀反。殺留後王澹。大將趙琦。使人殺所部五州刺史。制削錡官爵屬籍。遣淮南（治江南揚州府）節度使王鍔（諤）統諸道兵以討之。

綱以武元衡爲西川節度使。高崇文爲邠寧（見五二卷十七）節度使。

目高崇文在蜀朞年。謂監軍曰。西川乃宰相回翔

白居易作樂府規諷

李吉甫上元和國計簿

之地。崇文豈敢自安。因上表稱蜀中安逸。無所陳力。願效死邊陲。故有是命。

〔綱〕鎮海兵馬使張子良執李錡送京師。斬之。

〔目〕有司籍其家財輸京師。翰林學士裴垍李絳言錡割剝六州以富其家。今以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賜浙西。浙西杭州府百姓代今年租賦。上嘉歎從之。

〔綱〕以白居易爲翰林學士。

〔目〕居易作樂府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上悅之。故有是命。

〔綱〕李吉甫上元和國計簿。總戶比天寶四分減三。兵給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發明〕書事之。世言吉甫心跡未爲純臣。然甫位宰相訪裴垍以人物上圖計

唐末黨禍始此

簿使人主知艱難皆可錄之善也綱目固不得而遺之

綱 戊子三年夏四月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舉人

目 牛僧孺皇甫湜殖李宗閔皆指陳時政之失無所避考官楊於陵韋貫之署爲上第上亦嘉之李吉甫惡其言直泣訴於上且言湜翰林學士王涯之甥也涯與裴垍覆策而不自言上不得已罷垍貶貫之巴州今四川保寧府巴州刺史涯虢州見上卷十九司馬於陵嶺南見上卷三十節度使僧孺等久之不調去聲各從辟於藩府 書法 唐末黨禍起於此

綱 以裴均爲右僕射盧坦爲庶子

目 均素

盧坦不抑米價

附宦官。嘗入朝踰位而立。御史中丞盧坦揖而退之。均不從。坦曰。昔姚南仲爲僕射（肅宗朝爲右僕射）位在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是守正不交權幸者。坦尋改右庶子。【綱】秋七月。以盧坦爲宣歙觀察使【目】坦到官。值歲饑。穀價日增。或請抑之。坦曰。宣歙（見五三卷十二）穀少。仰食四方。若價賤。則商船不來。益困矣。既而米斗二百。商旅輻輳。民賴以生。【綱】以裴垍同平章事【目】上雖以李吉甫故罷垍學士。然寵信彌厚。故未幾復擢爲相。嘗謂之曰。以太宗玄宗猶藉輔佐以成其理。況如朕不

裴垍不私故人　裴垍嘗言諫官

及先聖萬倍者乎。垍亦竭誠輔佐。上嘗問垍爲理之要何先。對曰。先正其心。垍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自遠詣之。垍厚遇之。其人乘閒（閑。乘空閒處。）求京兆判司。垍曰。公才不稱（去聲）此官。垍不敢以私害公。先朝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垍獨賞之。

【綱】己丑。四年。春。正月。南方旱饑。遣使宣慰賑恤。【目】宣慰使鄭敬等將行。上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數。惟賙救百姓。則不計費。卿等宜識此意。

【綱】鄭絪罷。以李藩同平章事。【目】藩給事中。制敕有不可者。即

裴垍薦李藩

於黃紙後批之。吏請更連素紙。藩曰。如此。乃狀也。何名批敕。裴垍薦藩有宰相器。上以絪循默罷之。擢藩爲相。藩知無不言。上甚重之。

致堂胡氏曰。裴垍賞論事諫官。喜批敕給事。此宰相所難能。垍何以能爾。觀垍告憲宗正心之言。則知垍之方寸。不爲私回。不爲義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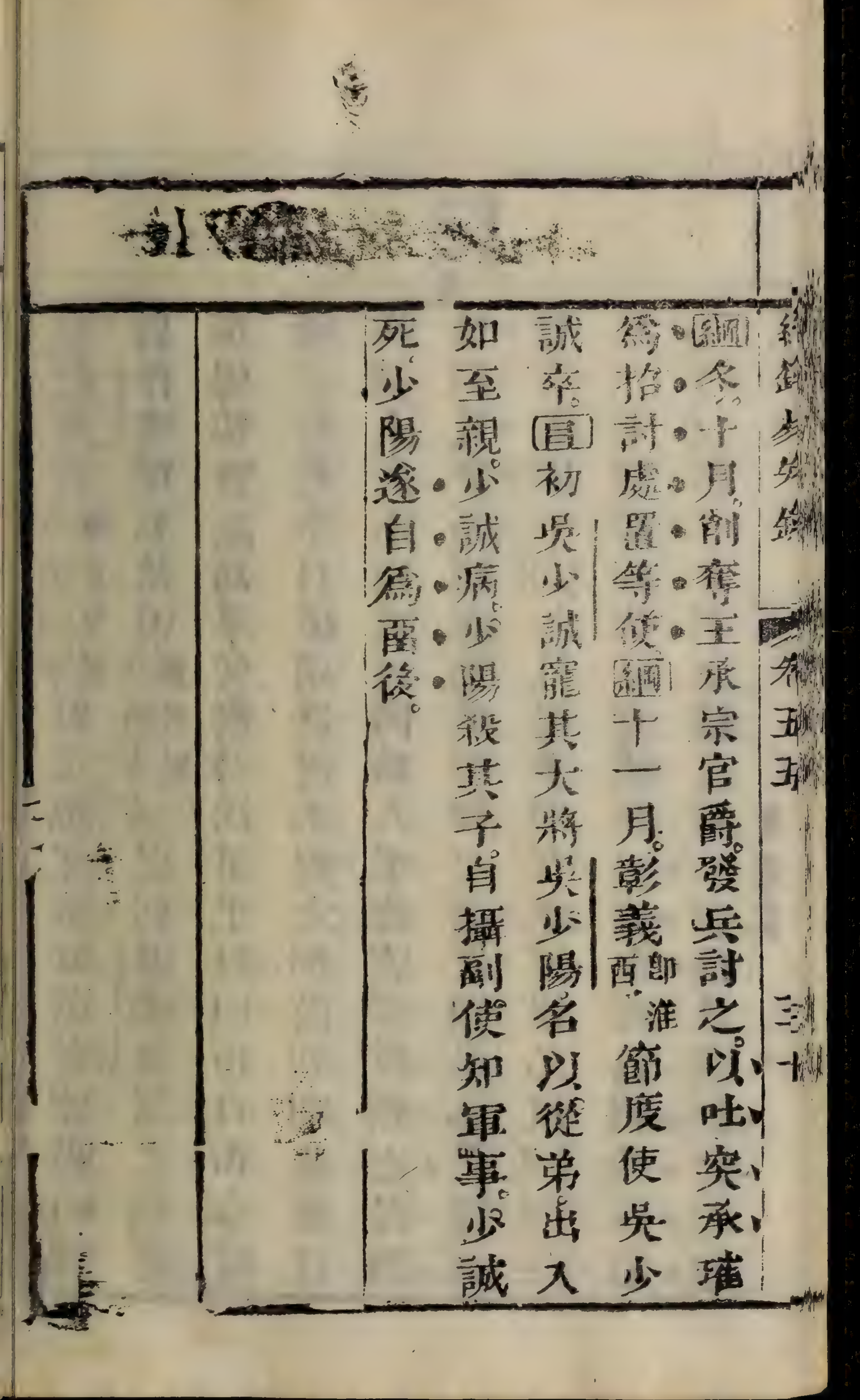
[綱]三月。成德軍名。治直隷眞定府。節度使王士眞子。武俊卒。[目]子承宗自爲留後。河北道名。治直隷大名府。三鎮相承。各置副大使。以嫡長爲之。父沒則代領軍務。[綱]閏月。立鄧王見上十四。寧爲皇太子。[綱]夏四月。起復盧從史爲金吾大將

軍。[目]上欲乘王士眞死。除人代之。不從。則興師討之。以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李絳曰武俊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今承宗又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卽奉詔。又河北諸鎮事體正同。必不自安。陰相黨助。且今江淮大水。公私困竭。軍旅之事。恐未可輕議也。中尉吐突承璀自請將兵討之。時昭義軍名。治山西潞安府。節度使盧從史遭父喪。朝廷久未起復。從史懼。因承璀進說。請以本軍討承宗。詔起復金吾大將軍。[綱]秋。七月。貶楊憑爲臨賀尉。[目]中丞李夷簡彈京兆尹楊憑貪汙僭

徐晦不負楊臨賀

修。貶臨賀今廣西平樂府賀縣尉。親友無敢送者。櫟陽見九卷十九尉徐晦。獨至藍田今西安府藍田縣與別。權德輿謂之曰。君送楊臨賀。誠為厚矣。無乃為累乎。對曰。晦自布衣。蒙楊公知獎。今日遠謫。豈得不與之別。借如明公他日為讒人所逐。晦敢自同路人乎。德輿嗟歎。稱之於朝。後數日。李夷簡奏為監察御史。謂之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綱]九月。王承宗表獻德棣二州見五三卷十九。詔以承宗為成德節度使。德州刺史薛昌朝為保信軍名治德州節度使。領德棣二州。承宗襲昌朝。執之以歸



綱冬十月削奪王承宗官爵發兵討之以吐突承璀爲招討處置等使綱十一月彰義即淮西節度使吳少誠卒目初吳少誠寵其大將吳少陽名以從弟出入如至親少誠病少陽殺其子自攝副使知軍事少誠死少陽遂自爲留後

元稹貶江陵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五六

周之炯靜專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唐紀

憲宗皇帝

綱庚寅五年春正月盧龍治直隷永平府節度使劉濟將兵討王承宗拔饒陽見五十卷四東鹿今直隷保定府東鹿縣綱吐突承璀討王承宗戰不利綱貶元稹爲江陵見四十六卷十二士

曹【目】河南今河南河南府唐東京也尹房式有不法事東臺監察御史元稹奏攝之擅令停務朝廷以爲不可罰俸召還至敷水驛有內侍後至破驛門入擊稹傷面上復引稹前過貶之李絳崔羣言稹無罪白居易言中使陵辱朝士中使不問而稹先貶恐自今中使出外益暴橫人無敢言者上不聽

致堂胡氏曰元稹論事忠直剴切一爲內侍所辱憲宗從而重譴之稹經折挫不克固守遂與賢人君子爲仇敵雖僨自毀亦由憲宗不能長育人材也嗚呼豈非人君之監歟

【綱】三月以吳少陽爲淮西見上卷十三蔡州留後【綱】吐突承

璀誘盧從史執送京師。以烏重胤爲河陽節度使〔目〕

盧從史陰與王承宗通謀。上甚患之。會從史遣牙將王翊元入奏事。裴垍引與語。爲（去聲）言君臣之義。微動其心。翊元遂輸誠言從史陰謀。及可取之狀。垍令翊元還本軍經營。遂得其都知兵馬使烏重胤款要。垍言於上曰。從史必爲亂。今與承璀對營而不設備。失今不取。後雖興大兵。未可以歲月平也。上許之。承璀乃召從史入營與博。（局戲。即雙陸。）伏壯士擒之。馳詣京師。昭義（見上卷三十）士卒聞之。皆甲以出。烏重胤當軍門

叱之曰。天子有詔。從者賞。違者斬。從皆散。上嘉重胤功。欲即以為昭義帥。李絳以為不可。請授重胤河陽（今河南懷慶府孟縣）。上乃以重胤鎮河陽。而徙河陽節度使孟元陽鎮昭義。貶從史為驩州（見上卷六）司馬。

綱　秋。七月。制雪王承宗。復其官爵。加劉濟中書令。

綱　九月。吐突承璀為軍器使（承璀討承宗無功。裴垍李絳奏罷之。中外相賀）

綱　以權德輿同平章事。

目　上問宰相為政寬猛何先。權德輿對曰。秦以慘刻而亡。漢以寬大而興。先後可見矣。上善其言。

綱　冬。十一月。裴垍罷為兵部尚書（垍得風疾。上甚惜之）

目

十二月以呂元膺為鄂（鄂州今湖廣武昌府岳岳州今湖廣岳州府）觀察使。目元膺嘗欲夜登城門已鎖守者不為去（聲）開左右曰中丞也對曰夜中誰辨眞僞雖中丞亦不可元膺乃還明日擢為重職綱以李絳為中書舍人目上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白居易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密召絳謂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鉗）口非所以廣聽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

德宗爲李絳罷獵

李絳眞忠臣

上嘗欲近獵苑中至蓬萊池（在西安府城東南唐苑中）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絳嘗面陳吐突承璀專橫語極懇切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眞忠臣也遂以爲中書舍人學士如故

綱 辛卯六年春正月以李吉甫同平章事 綱 二月李藩罷爲太子詹事 目 上嘗與宰相語及神仙李藩對

二 貢庫移西庫

三 李絳不進羨餘

曰秦始皇漢武帝學仙之效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
觀 僧長年藥致疾此古今之明戒也陛下春秋鼎也方
盛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之說苟道盛德充人安國
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上〕以李絳爲戶部侍郎〔曰〕官
官惡李絳在翰林以爲戶部侍郎判本司上問絳故
事戶部皆進羨餘卿獨無進何也對曰守土之官厚
斂於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況戶部所掌皆陛
下府庫之物給納有籍安得羨餘若自左藏輸之內
藏以爲進奉是猶東庫移之西庫臣不敢踵此弊也

梁悅報父仇

韓愈復讎議

上喜其直。益重之。

【綱】夏四月。以盧坦判度支。見上卷二

【綱】秋九月。梁悅報仇殺人。杖而流之。

【書法】張瑝張琇書報父讎。此亦父讎也。不書父何。復父讎。義也。而瑝琇兄弟皆死。則刑已重矣。書復父讎。所以見用刑者之過也。於是杖而流之。善矣。無譏焉。故略之。【音註】瑝琇。見四九卷三。

【目】富平今陝西西安府富平縣人梁悅。報父仇。殺秦果。自詣縣請罪。敕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曲禮。父之讎。弗與共戴天。檀弓。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徵法令。則殺人者死。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職方員外郎韓愈議曰。律無復讎之條。非闕文也。蓋不許。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之。則人將倚

法專殺而無以禁止其端故聖人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宜定其制曰凡復父讎者事發具事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於是杖悅一百流循州今廣東惠州府

【綱】冬十二月以李絳同平章事

【目】李吉甫爲相多修舊怨上頗知之故擢絳爲相吉甫善逢迎上意而絳鯁直數爭論於上前上多直絳而從其言由是二人有隙○上御延英殿名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爲樂絳曰漢

李絳眞宰相

文帝時兵木無刃。（謂兵器如木而無刃，言不大治兵也）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爲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見十一卷三十）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矣。戎腥羶。（扇平聲）近接涇隴。（見五三卷二六）烽火（見四四卷十七）屢驚，加之水旱時作，倉廩空虛。此正陛下宵衣旰（幹。日晚也）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遽爲樂哉。上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爲悅媚，如李絳眞宰相也。吉甫嘗言人臣不當強諫，使君悅臣安，不亦美乎。李絳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失，若陷君於惡，豈得爲忠。上曰：絳言是也。

吉甫又嘗言於上曰。賞罰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廢。今惠澤已深。而威刑未振。中外懈惰。願加嚴以振之。上顧李絳曰。何如。對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捨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上曰。然。後旬餘。于頔入對。亦勸上峻刑。上謂宰相曰。于頔大是姦臣。勸朕峻刑。卿知其意乎。皆對曰。不知也。上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吉甫失色。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綱】太子寧卒。【綱】大稔。【目】是歲天下大稔。米斗有直二錢者。

【綱】壬辰七年。春正月。以元義方為鄜坊觀察使。【目】

李絳不私同年

義方媚事吐突承璀。李吉甫欲自託於承璀。擢義方為京兆尹。李絳惡而出之。義方入謝。因言絳私其同年許季同。以為京兆少尹。故出臣鄜（今陝西延安府鄜州）坊（坊州，今延安府中部縣）。專作威福。明日。上以詰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情於何有。且陛下不以臣愚備位宰相。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況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上曰。善。遂趣（促）義方之官。

綱　夏。四月。以崔群為中書舍人。

目　上

嘉翰林學士崔羣議直。命學士自今奏事必取羣連署然後進之。羣曰。翰林舉動皆爲故事。必如是。後來萬一有阿媚之人爲之長。則下位直言無從而進矣。遂不奉詔。

[綱]五月詔蠲淮浙租賦以淮浙去歲水旱爲災故也

[目]上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旰。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求退。上留之曰。朕入禁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且共談爲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綱]秋七月。立遂遂州今四川潼川州遂寧縣王恆爲皇太子。

[綱]八月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子緒之卒。

[目]魏今直隸大名府博今山東東昌府

牙內兵馬使田興有勇力頗讀書性恭遜季安病軍政廢亂夫人元氏立其子懷諫為副大使知軍務時年十一召興為都知兵馬使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興兵討之李絳曰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上意以吉甫議為然絳曰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不服怨怒必起田氏不為屠肆則悉為俘囚何足煩天兵哉上曰善

【綱】冬十月魏博兵馬使田興請吏奉貢詔以興為節度使

【目】田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士則眾皆憤怒

李絳揣魏博若符契

田興晨入府。士卒大譟。環拜請爲留後。興謂衆曰。汝肯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興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殺蔣士則等十餘人。遷懷諫於外。監軍以聞。上亟召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絳曰。今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必待敕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下。而其感戴之心。非今日比矣。吉甫素與樞密使梁守謙相結。守謙亦爲之言。上竟遣中使張忠順如魏絳

復土。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奈何棄之。計忠順之行。甫應過陝。（今河南河南府陝州。）乞明旦即降白麻。（見卷十。）除興節度使。猶可及也。上欲且除留後。絳曰。田興恭順如此。自非恩出不次。無以深慰其心。上從之。忠順未還。制命已至。興感恩流涕。士衆鼓舞。

[綱]十一月。遣知制誥裴度宣慰魏博。

[目]李絳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來歸。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民。貫也。）錢以賜之。宦官以為太多。上以語絳。絳曰。田

軍士歡聲如雷
使者相顧失色

兵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隣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魏・博・相・衛・磁・洺。俱見五二卷二。)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如此而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爲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爲。十一月。遣知制誥裴度宣慰魏博。頒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見四二卷四。)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見上卷三十。)兖(今山東運。鄆兖州府。鄆州。今兖州府鄆城縣。)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彊(見三八卷二七。)

倨傲者果何益　憲宗能用李絳善諫

者果何益乎。度爲與陳君臣上下之義。與聽之終夕不倦。

華陽范氏曰。憲宗可謂知所取乎。能用善諫矣。然猶不過於一傳而復失之。雖穆宗御失其道。亦由人心不同。而王澤易竭也。況不懷之以德。而臨之以兵乎。

【綱】癸巳八年。春。正月。權德輿罷。【綱】賜田興名弘正。【書法】書賜名何。予田興也。前書請吏奉貢。此書賜名弘正。皆予之也。【綱】徵西川節度使武元衡（見上卷二七）入知政事。

【綱】甲午。九年。春。正月。李絳罷爲禮部尚書。【目】上嘗謂宰相曰。卿輩當爲朕惜官。勿用之私親故。李吉甫。權

此東漢之所以亡

德與情謝不敢。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見五三卷二。諳者尚不與官。不諳者何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去聲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上以爲然。又嘗問絳。人言外間朋黨太盛。何也。李絳對曰。自古人君所甚惡者莫若朋黨。故小人譖君子者。必曰朋黨。蓋言之則可惡。尋之則無跡。以此目之。則天下之賢人君子。無能免者。此東漢之所以亡也。東漢黨人之禍。見桓帝延熹九年。至

罷李絳

召還吐突承璀

靈帝建寧二年。顧陛下深察之。夫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可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邪。絳屢以疾辭位。至是遂罷。[綱]以吐突承璀為神策中尉。[目]初上欲相絳先出吐突承璀為淮南（今江南揚州府）監軍。至是召還承璀復以為左神策（見上卷二六）中尉。[綱]夏六月。以張弘靖同平章事。[綱]秋。閏七月。彰義（節淮西見上一）節度使吳少陽卒。[目]少陽死。其子元濟匿喪。自領軍務。[綱]以烏重胤為汝州（今河南汝州）刺史。[綱]冬。十月。李吉甫卒。十二月。以韋貫之同平章事。

柳宗元欲以柳易播

綱 乙未十年春正月。吳元濟反。制削其官爵。發兵討之。目 吳元濟縱兵侵掠及東畿。東京洛陽。制削其官爵。發十六道兵討之。綱 三月。以柳宗元爲柳州刺史。劉禹錫爲連州刺史。目 王叔文之黨。見上卷十九音註。十年不量移。見上卷十八。執政有憐其才欲漸進之者。悉召至京師。諫官爭言其不可。上亦惡之。皆以爲遠州刺史。宗元得柳州。今廣西柳州府。禹錫得播州。今四川遵義府。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禹錫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於朝。以柳易播。中丞裴度亦以禹錫母老爲上言。上

柳宗元梓人傳

曰。為人子不自謹。貽親憂。此則重可責也。度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上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責為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退謂左右曰。裴度愛我忠切。禹錫得改連州。（今廣東廣州府連州）宗元善為文。嘗作梓人傳曰。梓人不執斧斤刀鋸之技。專以尋引規矩繩墨度（鐸）材視制。指麾衆工。各趨其事。不勝任者退之。大廈既成。則獨名其功。猶相天下者。立綱紀。整法度。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能者進之。不能者退之。萬國既理。而談者獨稱伊傅周召。（邵）其百官執事之

種樹郭橐駝

勤勞不得紀焉或者不知體要銜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听听(同齗音銀爭辯也)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是不知相道者也又作種樹郭橐駝傳曰橐駝善種樹其言曰凡木之性其根欲舒其土欲固既植之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則其天全而性得矣他人不然根拳(曲也)而土易(更也)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之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故不我若也長人者好煩其令者甚憐焉而卒以禍之亦猶是已

綱 田弘

盜焚河陰轉運院

正遣其子布將兵助討淮西。綱盜焚河陰轉運院目李師道（見上卷二五）數上表請赦吳元濟。上不從。師道使大將將二千人趨壽春。（今江南鳳陽府壽州）聲言助官軍。實以援元濟也。師道素養刺客姦人數十人。說師道曰。用兵所急。莫先糧儲。今河陰（今河南開封府河陰縣）院積江淮租賦。請潛往焚之。因劫東都。（今河南河南府）焚宮闕。亦救蔡一奇也。師道從之。遣攻河陰轉運院。燒錢帛三十餘萬緡（民。錢貫也）匹。穀二萬餘斛。人情恇（匡。恐也）懼。多請罷兵。上不許。綱夏五月。遣御史中丞裴度宣慰淮西行營。

【目】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上遣裴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度還言淮西必可取之狀。且曰。觀諸將惟李光顏（即阿跌光顏。其兄光進。賜姓李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既而光顏數（朔）敗賊軍。上以度為知人。知制誥韓愈亦言淮西三小州。（申。光。蔡也。申州。今河南汝寧府信陽州。光州。今汝寧府光州。蔡州。即汝寧府。淮西節度治也。）殘弊困劇（極也）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

【綱】六月。盜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武元衡。擊裴度傷首。

【目】上悉以兵事委武元衡。師道客曰。天子所以銳意誅

蔡者。元衡賛之也。請密往刺之。元衡死。則他相不敢主其謀。爭勸天子罷兵矣。師道[illegible]承宗見上卷末。又上一二。亦遣牙將尹少卿奏事。[illegible]為元濟遊說。元衡叱出之。承宗又上書詆元衡。至是元衡入朝。有賊自暗中射石殺之。取其顱骨而去。又擊裴度傷首。墜溝中。京城大駭。於是詔宰相出入加金吾見十六卷二一。又四入卷二二。十二衞。騎士。張弦露刃以衞之。王士則承宗叔父。元和四年。自歸京師。拜神策大將軍。告承宗遣卒張晏所為。捕得[illegible]之。晏等具服。張弘靖以為疑。上竟誅之。而師道客潛

李光進兄弟友善

遁去。綱 以裴度同平章事。目 或請罷度官。以安恆恆州今直隷眞定府。謂成德鎭王承宗。鄆見上九。謂平盧鎭李師道之心。上怒曰。若罷度官。是姦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遂以度爲相。度言淮西。心腹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河南。河北。跋扈見二三卷二五者。將視此爲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爲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愈急。綱 秋。七月。靈武鎭靈州。見西漢卷十三。節度使李光進卒。目 光進與弟光顏友善。光顏先娶。其母委以家事。母卒後。光進乃娶。光顏使其妻奉其管鑰。籍財物。歸於其

山棚

姒。昆弟之妻相謂爲姒。先是反之日。新婦逮事先姑。先姑命主家事。不可易也。因相持而泣。

[綱]八月。李師道遣兵襲東都。捕得伏誅。

[目]李師道置留後院於東都。潛內兵數百人。謀焚宮闕。縱兵殺掠。其小卒詣留守呂元膺告變。元膺發兵圍之。賊衆突出。望山而遁。東都西南皆高山深林。民不耕種。專以射獵爲生。人皆趫竅平勇。趫。捷也。善走也。謂之山棚。彭元膺設重購購以財求也。以捕賊。數日。有山棚遇賊。走告其儕。引官軍共圍獲之。按驗得其魁。乃中嶽寺僧中嶽。嵩山也。在河南河南府登封縣。中嶽寺在嵩山[illegible]峰下。

李光顏不受美妓

圓淨。捕獲伏誅。元膺鞫圓淨黨與。始知殺武元衡者乃師道也。元膺密以聞。上業已討王承宗。不復窮治。

綱九月。以韓弘爲淮西諸軍都統

目弘欲倚賊自重。不願淮西速平。時李光顏戰最力。弘欲結之。舉大梁今河南開封府城索得一美婦人。容色絕世。遣使遺去聲之。光顏乃大饗將士。謂使者曰。戰士數萬。皆棄家遠來。冒犯白刃。光顏何忍獨以聲色自娛魚悅乎。因流涕。坐者皆泣。乃卽席厚贈使者。幷妓返之曰。爲光顏多謝相公。光顏以身許國。誓不與逆賊同戴日月。死無

皇甫鎛聚歛

貳矣。

綱 丙申。十一年。春。正月。張弘靖罷爲河東（今山西太原府）節度使。

目 王承宗縱兵四掠。幽。滄。定。（俱見五卷十八）三鎮皆苦之。爭上表請討承宗。上欲許之。弘靖以爲兩役並興。恐國力不支。請併力平淮西。乃征恆冀。（見同上。謂王承宗。）上不爲之止。弘靖乃求罷。從之。

綱 制削王承宗官爵。發兵討之。

綱 二月。以李逢吉同平章事。三月。皇太后王氏崩。

綱 夏。四月。以司農卿皇甫鎛（博）判度支。（見上四）

目 鎛始以聚斂得幸。

綱 五月。李光顏烏重胤敗淮西

高霞寓鐵城之敗

京兆爲輦轂師表

兵于凌雲柵。浙【綱】六月。唐今河南南陽府唐縣。鄧今南陽府鄧州。節度使高霞寓大敗于鐵城質實云未詳處所。【綱】秋七月。貶高霞寓以袁滋爲唐鄧節度使。【綱】八月。韋貫之罷爲吏部侍郎。貫之數請先取吳元濟。罷討王承宗。故罷。【綱】葬莊憲皇后。【綱】九月。饒州今江西饒州府。大水。【目】漂失四千七百戶。【綱】冬。十一月。以柳公綽爲京兆尹。【目】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十見上小將躍馬衝其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上怒詰今之。對曰。京兆見四八卷六。爲輦連上聲轂師表。輦轂者。天子之車輿也。京師乃天子輦轂之下。今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故京兆尹爲輦轂之師表。

汝曹須作意

唐突。不遜也。此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爲神策軍將也。上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上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猶言當著心。此人朕亦畏之。

綱十二月。義成見上卷十二。節度使渾鎬。與王承宗戰。大敗。

綱以王涯同平章事。

綱貶袁滋。以李愬爲唐鄧節度使。

目袁滋至唐州。今唐縣。元濟圍其新興柵。滋卑辭以請之。元濟由是不復以滋爲意。朝廷知之。貶滋撫州今江西撫州府。刺史以李愬代之。

綱丁酉。十二年。春。三月。淮西文城柵降。

目李愬謀襲

李愬釋丁士良

蔡州見上十三淮西表請益兵詔以步騎二千給之愬遣大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遇吳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濟驍將常爲東邊患衆請刳枯剖也其心愬許之士良無懼色愬命釋其縛士良請盡死以報德愬署爲捉生將士良言於愬曰吳秀琳擁文城今汝寧府西平縣柵爲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爲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去聲恃重也不好自出戰請爲公擒之則秀琳降矣遂擒光洽以歸秀琳果以柵降愬引兵入據其城其將李憲有才勇愬更耕其名

董母

順死賢於逆生

曰忠義而用之。於是軍氣復振。[綱]夏四月。淮西郾城城降。[書法]一城一城降·常事耳·何以書·關要也·文城降而後知有李祐·郾城降而後蔡兵盡萃於洄曲·皆愬之所以成功者也·故特書之。[目]官軍逼郾城。今河南開封府郾城縣李光顏敗其兵三萬。殺士卒什二三。李愬分兵攻下數柵。元濟以董昌齡爲郾城令。而質其母。其母謂昌齡曰。順死賢於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吾也。會官軍絕郾城歸路。昌齡乃舉城降。光顏入據之。元濟聞之甚懼。時董重質元濟謀主守洄曲。元濟悉發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官軍。[綱]五月。

罷河北行營。目李逢吉及朝士多言宜併力先取淮西俟淮西平乘勝取恆冀見上十五上如拾芥耳。上從之罷河北見上卷三十行營。綱李愬擒淮西將李祐書法特筆也。得祐而蔡可得矣。目愬厚待吳秀琳與謀取蔡秀琳曰非得李祐不可秀琳無能為也祐有勇略守興橋柵時帥士卒刈麥於張柴村愬召廂虞候史用誠以三百騎伏林中誘而擒之以歸將士爭請殺之愬釋縛待以客禮時時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或至夜分他人莫敢預聞諸將恐祐為變多諫愬愬待祐益厚士卒亦不

諫進蚶蛤若可與

悅。諸軍。曰。諜者也。移文悉稱得賊諜（諜。今之細作）者。言祐爲賊

內應。愬恐謗先達於上。已不及救。乃特祐泣曰。豈天

不欲平此賊邪。何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衆口

也。乃械祐送京師。先密奏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

以還愬。愬見之喜。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

除撤兵馬使。【綱】秋七月。以孔戣（達）爲嶺南節度使。【目】

先是明州（今浙江寧波府）歲貢蚶（蚶。蚌屬）蛤（似蚌而圓）。水陸遞夫勞

費。華州（今陝西西安府華州）刺史孔戣奏罷之。至是嶺南（今廣東廣

州府）擇帥。宰相奏擬數人。上皆不用。曰。頃有諫進蚶蛤

裴度請自往督戰

者可與也乃以殘爲嶺南節度使【綱】以裴度兼彰義（即淮西）節度使充淮西宣慰招討使【目】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餽運疲弊民至有以驢耕者上亦病之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度獨無言上問之度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今請自往督戰且元濟勢實窘迫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從之度奏刑部侍郎馬總爲宣慰副使右庶子韓愈爲行軍司馬將行言於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

往亡日

李愬不淮西

賊任。則歸闕無日。上爲鞋之流涕。御通化門送之。

【綱】九月。以崔羣同平章事。李逢吉罷

【綱】李愬攻吳房。入其外城

【目】李愬將攻吳房。今河南汝寧府遂平縣。諸將曰。今日往亡。立春後七日，驚蟄後十四日，清明後二十一日，立夏後八日，芒種後十六日，小暑後二十四日，立秋後九日，白露後十八日，寒露後二十七日，立冬後十日，大雪後二十日，小寒後三十日，是謂往亡日。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而還。

【綱】冬。十月。李愬夜襲蔡州。擒吳元濟。檻同檻音減上聲送京師

【書法】襲未有書時者。書夜襲何。奇愬功也。淮西之功。惟李愬多予辭。是故文城柵降書。擒淮西將書。入吳房外城書。夜襲蔡州擒吳元濟書。錫

兵非出奇不勝

爵涼國公青。十七。

〔曰〕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見上守州城者皆羸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十月。遣掌書記鄭澥蟹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愬乃命祐及李忠義帥突將三千爲前鋒。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爲中軍。李進誠將三千人殿顛去聲其後。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恕卒。據其柵。命士卒少休。復夜引兵出。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時大風雪。人馬凍死

李愬夜襲蔡州

者相望。人人自以為必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自吳少誠拒命。見上卷十三。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為備。四鼓愬至。無一人知者。祐忠義钁（匡入聲大鉏也）其城以先登。壯士從之。殺守門卒。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納衆雞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不信。起聽於庭。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始怯曰。何等常侍能至於此。乃帥左右登牙城（內城也）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洄曲。愬曰

元濟所望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愬降。愬攻牙城。燒其南門。門壞。執元濟檻車（載囚車也）送京師。且告於裴度。申光二州。（見上十三三小州）及諸鎮兵相繼來降。自元濟就擒。愬不戮一人。自官吏帳下廚廄之卒。皆復其職。使之不疑。然後屯於鞠場（鞠場蹴鞠之場）以待裴度。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今汝寧府確山縣）而不憂。（初愬遣兵攻朗山不利衆皆悵恨愬獨喜）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怯。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諭也。敢問其故。愬曰。

李愬論用兵

知賢不疑見可能斷

李愬克肖乃父

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為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愬儉於奉己。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

南湖丁氏曰。李愬所論用兵。凡智將皆能之。而其所不可能者。有二焉。夫忌能者。恆情也。而愬獨厚結李祐。以圖其成。爭功者。常態也。而愬獨開迎裴度。以敦其讓。蓋李晟乃仁義之將。而愬其子。故家法流傳如此。況愬之籌略。尤有克肖乃父者乎。

李愬具櫜鞬出迎裴度

綱 以李鄘同平章事。綱 裴度入蔡州 目 裴度建彰義

見上十九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李愬具櫜高鞬有出迎

此軍禮也以示尊敬左傳僖公二十三年右屬櫜鞬注櫜以受箭鞬以受弓拜於路左度

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

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愬還軍。文城

見上十七度以蔡卒爲牙兵。或諫曰。蔡人反仄者尚多。不

可不備。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則

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

兵。禁人偶語。然燭。不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除其

賜裴度爵晉國公

禁。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綱十一月。上御門受俘。李將軍所虜囚曰俘。斬吳元濟。綱賜李愬爵涼今陝西行都司涼州衛國公。韓弘等遷官有差。雖目愬奏請判官大將以下官凡百五十員。上不悅曰。愬誠有奇功。然奏請過多。使如李晟愬之父渾瑊。皆德宗朝良將。又何如哉。遂留中不下。綱以李祐為神武見上卷一將軍。綱十二月。賜裴度爵晉晉州今山西平陽府蒲州。國公。復入知政事。

綱戊戌。十三年。春正月。李師道奉表納質。子并獻三州。目淮西既平。李師道憂懼。幕僚李公度說之。使遣

憲宗侈心始萌

子入侍并獻沂海（俱見五三卷十八）密（今山東青州府諸城縣）三州以自贖。師道從之。上遣左散騎常侍李遜詣鄆州（見上十四）宣慰。

【綱】二月。脩麟德殿。浚龍首池。起承暉殿。【書法】於是憲宗驕侈之心始放矣。故備書之。

【目】上命六軍脩麟德殿。龍武（見上卷一）統軍張奉國。大將軍李文悅。以外寇初平。營繕太多。白宰相裴度。有論諫。裴度言之。上怒。貶奉國等。於是浚龍首池。（在西安府治東北唐東內苑）起承暉殿。土木浸興矣。

【綱】李鄘罷為戶部尚書。

【目】初吐突承璀為淮南監軍。（見上十）鄘為節度使。性剛嚴。與承璀互相敬憚。故未嘗相失。承

李鄘恥由宦官進

璀歸。引鄘爲相。鄘恥由宦官進。至京師。辭疾不入見不視事。固辭相位。蓋是罷。綱以李夷簡同平章事。綱夏。四月。王承宗納質。至請吏。復獻二州。詔復其官爵。目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柏耆以策干韓愈曰。元濟就擒。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爲書遣之。承宗懼。求哀於田弘正。請以二子爲質。及獻德棣二州。見上卷末。輸租稅。請官吏。弘正爲之請。上許之。弘正遣使送其二子知感知信。及二州圖印。至京師。幽州今直隸順天府大將譚忠。亦說劉總

盧龍節度使劉濟子。元和五年弑父濟。及兄緄。遂領軍號。曰。自元和以來。劉闢。見上卷二五。李錡。見上卷二八。田季安。見上盧從史。見上二吳元濟

阻侍也兵馮憑○依也。險自以爲深根固蔕。天下莫能爲也。

然顧盼之間。身死家覆。此非人力所能及。殆天誅也。

況今天子。神聖威武。苦身焦思。縮衣節食。以養戰士。

此志豈須臾忘天下哉。今國兵駸駸侵○進也。漸北來。趙今直隸眞定府趙州。謂王承宗。人已獻城十二。忠深爲公憂之。總泣

曰。聞先生言。吾心定矣。遂專意歸朝廷。綱五月。以李

光顏爲義成節度使。目李遜察師道非實誠。歸言於

李夷簡自退於裴度

上曰。師道頑愚反復。恐必須用兵。既而師道表言軍情不聽納質割地。上怒。決意討之。五月。以光顏鎮滑州。今直隸大名府滑縣。義成節度治也。謀討師道也。綱秋。七月。以李愬爲武寧軍名。今江南徐州。節度使。綱詔諸道發兵討李師道

綱李夷簡罷爲淮西節度使。目上方委裴度以用兵夷簡自謂才不及度。求出鎮。故有是命。綱八月。王涯罷。綱以皇甫鎛程异同平章事。目淮西既平。上浸驕侈。判度支皇甫鎛鹽鐵使程异。曉其意數朔進羨餘由是有寵。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璀。上遂以爲相。制下。

裴度恥與小人同列

朝野駭愕。至於市道負販者亦嗤鳴笑也之。裴度恥與小人同列。求退不許。乃上疏曰。鎛异。皆錢穀俗吏。佞巧小人。陛下一旦寘置之相位。中外駭笑。臣若不退。天下謂臣無恥。所可惜者。淮西盪同蕩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旋自隳揮壞怪。使四方解體乎。上以度爲朋黨。不之省。由是鎛益無所憚。程异亦自知不合衆心。能廉謹謙遜。爲相月餘。不敢知印秉筆。故終

方士爲刺史

免於過。其後上語（去聲）宰相曰。人臣當力爲善。何乃好立朋黨。度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此易繫辭上之辭。方。謂事情所向。）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勢必相合。君子爲徒。謂之同德。小人爲徒。謂之朋黨。外雖相似。內實懸殊。在聖主辨其所爲邪正耳。【綱】冬。十一月。以柳泌爲台州刺史。【目】上好神仙。詔天下求方士。（方外之士。）宗正卿李道古因皇甫鎛薦山人柳泌。云能合（音蛤）長生藥。泌言天台（山名。在浙江台州府天台縣）多靈草。誠得爲彼長吏。庶幾可求。上以泌權知台州刺史。諫官爭論奏。以爲人主喜方士

未有使之臨民者。上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爲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愛焉。由是羣臣莫敢言。

致堂胡氏曰。憲宗信方士。求長生。其愚不能反復深[illegible]論人生不可益。天命不可移。方士不可信之理。而以自古未有方士臨民爲言。宜其不能開其君之惑也。漢武喜方士。妻之以女。豈以古嘗有是而可爲乎。憲宗徒以强辯壓其羣臣。而不揆其理。曾未幾時。金丹所作。躁怒取禍。豈非無窮之來鑒哉。

【綱】己亥。十四年。春正月。遣中使迎佛骨至京師。貶韓愈爲潮州刺史。

【書法】書至京師何遠也。於是自鳳翔迎之。終綱目書迎佛骨二。而報應之禍無不立見者。憲宗十四年正月書迎佛骨。明年正月以因喪書。懿宗十四年正月書迎佛骨。是年七月

韓愈之言不誣

韓愈諫迎佛骨表

以國喪書。事佛求福。反更得禍。韓愈之言不誣矣。目先是功德使上言。鳳翔今陝西鳳翔府。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上從其言。至是佛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弗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諫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南北朝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為寺家奴。竟

事佛求福得禍

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佛本夷狄之人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尚在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殿名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上下皆具曰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平聲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以入宮禁乞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得表大怒將加愈極刑裴度崔羣言愈雖狂發於忠懇宜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潮州今廣東潮

韓愈作一原道篇

州府刺史。自戰國之世。老莊與儒者爭衡。更（耕）相是非。至漢末益之以佛。然好者尚寡。晉宋以來。日益繁熾。自帝王至士民。莫不尊信。下者畏慕罪福。高者論難空有。獨愈惡其蠹財惑衆。力排之。嘗作原道篇行於世云。

【綱】二月。平盧都將劉悟執李師道斬之。

【目】自弘正。李愬屢敗平盧（兵見上卷二五。）兵。李師道發民治城塹（去鐵。齊。遶城水也。）役及婦人。民懼且怨。都知兵馬使（劉悟將兵）萬餘人屯陽穀。（今山東兗州府陽穀縣。）以拒官軍。務爲寬惠。使士卒人人自便。軍中號曰劉父。或謂師道曰。悟專收

劉悟斬李師道

劉悟諭諸將

衆心恐有他志。師道潛遣二使齎（濟平）帖授行營副使張暹。（纖）令斬悟。暹素與悟善。懷帖示之。悟召諸將謂曰。悟與公等不顧死亡。以抗官軍。誠無負於司空。今司空信讒。來取悟首。悟死。諸公其次矣。且天子所欲誅者。獨司空一人。今軍勢日蹙。吾曹何爲隨之族滅。欲與諸公還入鄆州。（鄆見上十四）奉行天子之命。豈徒免危亡。富貴可圖也。有後應者。皆立斬之。衆懼。皆曰。惟都頭命。乃令士卒皆飽食執兵。夜半聽鼓三聲絕卽行。天未明。至城下。子城門已洞開。悟勒兵捕師道與

河南北盡遵朝廷約束

裴度寓忠智之意

二子斬之。慰諭軍民。函師道父子三首送田弘正營。弘正大喜。露布(見五四卷十三)以聞。淄青(見五三卷三)等十二州皆平。自廣德(代宗年號)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見上十四)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矣。裴度纂述蔡(見上十九)鄆用兵以來。帝之憂勤機略。因侍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帝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弗許。

致堂胡氏曰。纂述主德。請付史官。諂諛者所爲也。裴度亦爾。何也。曰。度所謂術常人之事。而寓忠智之意者也。蔡鄆用兵。度實任之。功名之際。人臣所難處也。歸美於上。推而弗居。度之慮遠

矣。又載用兵以來，上心憂勤，則憲宗憾取之之難，必思守之之不易，是乃文類將傾賁有匪救。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綱】以劉悟爲義成見上，治滑州節度使。【綱】夏四月，詔諸道支郡兵馬，並令刺史領之。【目】橫海軍名，治直隸河間府滄州節度使烏重胤奏曰：河朔河北藩鎮所以能旅拒旅，衆也，謂帥衆以相拒也。朝命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也。若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姦雄如安史安祿山、史思明，必不能以一州獨反也。臣所領德棣見五一卷十五景今河間府景州三州，已舉牒後文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

惟横海最為順命

武儒衡敢言

兵。並令刺史領之。故有是詔。其後河北諸鎮。惟横海最為順命。由重胤處之得宜故也。

綱　程异卒。

綱　裴度罷為河東節度使。

目　度在相位。知無不言。皇甫鎛之黨擠之。詔度以平章事鎮河東。今山西平陽府蒲州。鎛專以掊克取媚。人無敢言者。獨諫議大夫武儒衡上疏言之。鎛自訴於上。上曰。卿欲報怨邪。鎛乃不敢言。史館脩撰李翺上疏曰。定禍亂者。武功也。興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內。若遂革弊事。復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丙邪佞而不邇。改稅法。不督錢而納

布帛。絕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戎狄。數訪問待制官以通壅蔽。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所以興也。陛下既已能行其難。若何不爲其易乎。臣恐大功之後。逸欲易生。進言者必曰。天下既平。陛下可以高枕自逸。則太平未可期也。

[綱]秋。七月。宣武節度（汴河南開封府）使韓弘入朝。

[綱]以令狐楚同平章事。[目]楚與皇甫鎛同年進士。故鎛引以爲相。

[綱]八月。以韓弘爲司徒。兼中書令。張弘靖爲宣武節度使。

[綱]魏博七見上節度使田弘正入朝。

[綱]以田弘正兼侍中。遣還鎮。

[綱]冬。十月。

裴潾諫服金丹

貶裴潾(鄰)為江陵(一見上)令。目柳泌至台州。(二見上五)驅吏民采藥。歲餘。無所得而懼。逃入山中。浙東(治台紹興府浙江)觀察使捕送京師。皇甫鎛李道古保護之。上復使待詔翰林。服其藥。日加燥渴。起居舍人裴潾上言。曰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饗天下之福。自黃帝至於文武。享國壽考。皆用此道也。自去歲以來。所在多薦方士。借令(平聲)眞有神仙。彼必深潛巖壑。惟畏人知。凡候伺權貴之門。以大言自衒奇技驚衆者。皆不軌徇利之人。豈可信其說而餌其藥耶。夫藥

崔羣論玄宗理亂之由

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況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五藏（臟同）所能勝也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曲禮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乞令獻藥者先餌一年則眞僞可辨矣上怒貶潾【綱】崔羣罷為湖南（治湖廣衡州府）觀察使【目】初帝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羣對曰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愼蘇頲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為亂之始臣獨以為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

崔羣至言

宦官弑立始此

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爲法。以天寶末爲戒。乃社稷無疆之福。皇甫鎛深嫉之。上尋罷羣

華陽范氏曰。崔羣之言。豈徒有激而云哉。眞可謂至言矣。噫。人[illegible]不能易也。

【綱】庚子。十五年。春正月。上暴崩于中和殿。閏月。太子即位。

【書法】弑也。曷爲不書弑。著[illegible]之[illegible]也。弘志弑逆[illegible]朝恒然。不能究覈以[illegible]帝常時綱目[illegible]日暴崩。所以[illegible]之也。[illegible]憲宗志平偕猷。所向有功。眞中興之主[illegible]承宗則以任承璀也。蓋帝有二[illegible]大綱目終悲之篇。非是無識[illegible]大禍。豈不重可惜哉。○唐世宦官弑君立君始此。

【目】初左軍中尉[illegible]承璀謀立澧里○今湖廣岳州府澧州王惲蘊爲太子。上不許。[illegible]之

憲宗服金丹多躁怒

密問計於其舅司農卿郭釗。釗曰。殿下但盡孝謹以俟之。勿恤其他。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至是暴崩於中和殿。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弑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中尉梁守謙與宦官王守澄等共立穆宗。殺璀及惲。【綱】貶皇甫鎛為崖州司（崖州今廣東瓊州府）戶。以蕭俛段文昌同平章事。【綱】柳泌伏誅。貶李道古為循州（見上五）司馬。【綱】尊貴妃郭氏為皇太后。【書法】此帝母也不以母書。書貴妃。所以志憲宗不正坤闈之失也。【目】后郭曖（見五二卷十八）之女

憲宗不立后

柳公權筆諫

也。爲廣陵王見上卷十八。妃。憲宗卽位。羣臣累表請立爲后。憲宗以妃宗門彊盛。恐正位之後。後宮莫得進。託以歲時禁忌不許。至是乃尊爲皇太后。

綱　二月。赦天下。

綱　以柳公權爲翰林侍書學士。

目　上見公權書跡。愛之。問之曰。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

綱　夏五月。以元稹爲祠部郎中知制誥。

書法　知制誥不書。嘗書蘇源明矣。於是復見。其復見何。病之也。曷爲病之。前書貶元稹爲江陵士曹宦官也。此書只元稹爲祠部郎中知制誥亦宦官也。前以忤宦官貶。今以善宦官用。一元稹也。前後相反如二人焉。此綱目所以深病之也。

質實　蘇源明見五一

武儒衡以扇揮青蠅

浚魚藻池

大宴

卷十三。[目]江陵士曹元稹見上與監軍崔潭峻善上在東宮聞宮人誦稹詩歌同詩而善之及即位潭峻歸朝薦之上以爲知制誥朝論鄙之會同僚食瓜於閣下。有青蠅集其上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同僚皆失色儒衡意氣自若[綱]六月葬景陵在西安府蒲城縣金熾山[綱]以崔羣爲吏部侍郎。秋七月令狐楚罷[綱]八月浚魚藻池在西安府唐禁苑中[綱]以崔植同平章事。九月大宴[綱]冬十月成德見上九節度使王承宗卒詔以田弘正魏博節度使代之王承元承宗弟爲義成見上

幸華清宮

二九節度使 綱 幸華清宮見五十



